

大地深处的回响

□陈利生

一切都从早晨开始。浅春。明净的阳光下,古老的大地有一种沉睡的气质。空气中飘荡着常绿灌木沉迷的香气。

出城,拐过几个弯就到了冬瓜山铜矿——这是我们这群外地作家此行心心念念的地方。进了综合楼贵宾室,我很是纳闷:搞得这么隆重啊,还沐浴更衣? 陪同我们的采矿工区宋副区长一本正经地答曰,必须的! 我们每人穿了身黄色的工作服,头戴安全帽,脸套防尘口罩,脚穿高筒雨靴,腰间系着沉甸甸的氧气自救器和手电筒。全副武装后,大家面面相觑,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,我们既好奇又紧张,还带点儿兴奋。相互调侃着:你是来搞笑的么? 你不是神剧中那个配角么?

笑归笑,一千米的地下到底长什么模样? 大伙都是新媳妇坐轿——头一回,都没下过井。

看过矿情片 and 安全教育片后,我们走进了井口,来到候罐室。不一会,罐笼来了,我们依次上罐。“要下千米深井了,注意抓牢扶手!”我跟着宋副区长,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,渴望得到新鲜事物的引领。

时光,仿佛沉淀到了幽暗的底

部。坐着矿井“电梯”,徐徐进入到大地的深处。当“电梯”一层一层下降时,通道里不时透出灯光来,原来“十八层地狱”也如同地面上的楼房啊。

有时,遇到没有灯光的路段,幽深漆黑的山洞里,与世外隔绝,不知东南西北,不知身在何处,耳边只有咣当咣当的声响。

终于,“电梯”停下了。我们从正52米井口下至负730中段巷道,然后坐勇士皮卡通过斜坡道至负930千米中段。

进出矿井的洞口深浅莫测,一条条巷道穿行其中。耳畔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,原来是路旁的排水沟。宋副区长说,别小看这些巷道,总里程有1000多公里呢!

“井下是怎么送风的?”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。

“在巷道里,大家都觉得呼吸正常,是因为有风机送风。在井下,没有粮食和水可以凑合几天,但不能一分钟没有空气。”宋副区长解释得颇为认真。

千米深的铜矿开采区,宛如“地下城”,不仅有很多交通作业车辆,路口还有红绿灯。我们看到了那些巨大的机器,如电动铲运机,它们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的“出征”。

好家伙,面前这个“巨无霸”,车轮直径就达两米以上。作家们纷纷靠上

前和铲运机合影。人在旁边,滑稽得如同一只螳螂趴在巨大的石碾上。宋副区长介绍,一台铲运机,成本需上千万元呢! 此话一出,令人咋舌。

“我们去负980米中段,看看电动铲运机怎样作业的?”采矿工区宋副区长带我们沿着幽深的巷道向矿井深处进发,只见纵横交错的巷道里灯火通明,人影晃动,凿岩机的撞击声,铲运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。

轰! 轰! 轰! 巨无霸开过来了。我发现,铲运机尾巴吐着又粗又长的电线。它张着一张血盆大嘴,一口就吃下去20吨矿石。好胃口!

灯光下,一块块隐藏着五彩斑斓的铜矿,亮晶晶的,似乎在向我们眨着眼睛,可爱极了。听说每人可以捡两块带回家,留作纪念,正中我们下怀! 大伙都大大方方地淘起了宝。那一瞬,我们赚得盆满钵满,“富翁”的感觉既真实又虚幻!

在我们回到井口的时候,“营养班中餐”已配送至井口。“我们的工作餐很不错,荤菜、素菜,一样不比家里少。”宋副区长笑着说。

他还介绍,采矿区里,工人们分工明确。矿工们换的衣服,有专人负责清洗,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姓名牌。

在罐笼里,我站在一个下班的矿工旁边。看着他略显沧桑的脸庞,我小心地问:“师傅,你是安徽人吗?”

“是的!”他爽快地回答。“你在矿上干了几年了?”“十五年了!”“长年在这么深的地下工作,适应不?”

“没事,习惯了。”他笑笑。多真诚的矿工师傅。

冬瓜山铜矿的工人,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,他们挥洒着汗水和泪水,在艰苦的环境中辛勤耕耘。他们很少成为舆论的焦点,甚至可能被大众所忽视,但正是他们,在最艰难的岗位上默默奉献,毫无怨言,一座矿山就涌现四位全国劳模;也正是他们,在延绵的群山之中,打造出一座现代化一流矿山……

半天的走马观花,尽管是管窥一斑,我还是强烈感受到矿山带给我是震撼:层层叠叠的采矿区,纵横交错的巷道,像个镂空的地下雕塑。不,冬瓜山就是一个用血汗和生命凿成的雕塑,无与伦比的雕塑! 徜徉在地层深处,宛如触摸皖江大地的脉动,我的心跳在加速。冬瓜山,再一次让我听到了大地深处的回响……

走出井口,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看着青山和绿树,是那么的鲜亮诱人,一股幸福感突然袭上心头。

(陈利生,杭州市临安区作协主席)



我的骨头是红色的

□杨勤华

这是一片生长着茂盛的土地
它被红色的血液浸染
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每一个生命
都有一种昂首向上的姿势

我的生命是由这片土地孕育
在我的体内,红色的血液仍然在涌动
每一次,当这片土地需要我守护的时候
我将胸膛挺得笔直
让自己站立成无法撼动的雄伟

我想告诉你,我的骨头也是红色的
要么,让它变成一面鲜艳的旗帜
要么,让它在前进中燃烧
纵然在我倒下的时候
也会将自己的红色还给这片土地

我的骨头和我的血液
必将继续滋润这片深爱的土地
那些从我的土地上奋勇向前的
是不死的灵魂
我将昨天,今天和明天
都交给了这片红色的土地
在每一个轮回中
我的骨头都是一盏红色的灯塔



寻梦乡愁的无为情旅

□谢中建

母亲是无为开城人。我对无为的认知,深受母亲影响。上世纪60年代初,她被迫背井离乡,直至2015年

离世,都再未能踏上那片令她魂牵梦萦的故土。铜陵与无为,隔江相望,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。然而这咫尺之遥,竟成了母亲此生难以逾越的乡愁。

孩提时,从母亲无数次的讲述里,我得知她的家乡地处河道集市,南来北往,人流熙攘,往昔曾是繁华之地。祖上经营油坊,家境也算殷实。后来家中中落,年仅十四五岁的大舅愤然投身新四军,家中因此也饱受牵连;那时桂系国民党军横行乡里,鱼肉百姓,战火纷飞;母亲小时候,便常随家人跑进一个叫周家大山的地方躲避战乱的侵扰……

解放后,新中国百废待兴,家乡无为的日子过得艰难异常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母亲如同逃荒一般,来到铜陵讨生活。我稍大些时,记得那时常遇到操无为口音的人前来乞讨或求助。母亲总会竭尽全力施以援手,其间总不忘细细问起家乡的人和事。那时,我总觉得无为既遥远又贫穷落后。后来,信息渐通,才知晓无为同样拥有诸多出彩之处:比如全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,遍布的铜材加工企业、优质的稻米生产、闻名遐迩的高素质保姆队伍……我渐渐感到,故乡在变革中已然焕然

一新。

母亲一直渴望我能陪她回无为走走、看看。我却总以工作繁忙、来日方长为由,一拖再拖。直至她突遭摔伤,后来神志渐昏,归乡之愿终成镜花水月。这成了我心中永久的憾事,如今想起,仍满是彷徨与内疚。

2025年夏至的第二天,恰逢周末,与妻闲谈,我忽生去周边走走的念头。无为,自然而然地成了首选,我潜意识有种替母亲寻梦乡愁的冲动。未做详备攻略,我们便驱车出发,先后探访了米芾祠、无为博物馆、黄金塔与戴安澜故居。

如今的县级无为市颇具现代气息,街道整洁,规划有序,老城与新城交相辉映。位于城中心的米芾祠,本是无为的标志性名片,其挖掘与保护却略显不足。稀落的游客,围着一池水、几座假山和几间略显破败的仿古建筑转悠。抬眼望去,四周高耸的民居环绕,米芾祠的清幽景致,难以尽情展现。

2023年崭新落成的无为博物馆,展品颇为丰富。四个展区以无为历史脉络为主线,重点呈现渡江战役、撤县设市等重大事件,对家乡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。那些熟悉的场景、故事与事件,仿佛又将我带回

母亲身旁,听她娓娓道来无为的沧桑过往。

中餐在一个叫品鱼轩餐馆解决。鱼米之乡,吃鱼自是首选。可惜偌大餐馆,食客寥寥,以至我和妻子都不好意思多添几道菜。

黄金塔矗立于市郊结合部。这座北宋遗构,虽经现代修缮,其主体骨架依然保存完好,在历经战乱的江南地区实属难能可贵。木砖混构的塔身挺拔凝重,层檐之间有绿树葱郁,微风中枝叶轻摇。妻子叹道:“这是岁月的见证啊!”

回程路过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,寻访了戴安澜故居。作为国共两党共同敬重的历史人物,其意义非凡。故居及纪念广场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仍有诸多需完善之处。

归程短促,时光飞逝。驾车间我不禁思索:为何母亲与我当年,总觉得无为是那般遥远? 是岁月的阻隔,生活的奔波,在游子与故乡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? 抑或是那份深植心底的乡情,让故乡显得既遥远又神秘? 但无论如何,无为,是母亲与我血脉中始终无法割舍的根脉。它在我的心中,既远在天边,又近在眼前。



忆起母亲,一种负亲有愧感总让我内心难安,多少个“寤寐思服”的夜晚,几回回梦里泪湿枕衾,阴阳阻隔让绵绵哀思变得伤感沉重。曾无数次将满腔深情付诸文字,可奈何情深字浅,直至有天看到一段文字,一下子触碰到心弦:“母亲是困难时的一根拐杖,当你脚步蹒跚时,她会帮助支撑起一片希望的田野。”其实母亲有时也是你深陷人生漩涡的一只巨手,她会拼尽全力将你拽出险境。

我在17岁人生花季脊髓损伤,不幸罹患高位截瘫,在那些痛苦迷惘的病榻岁月,我庆幸有善良贤淑的母亲一路相伴。有时我躺得浑身僵硬背痛难耐,身材矮小的母亲就让我双手搂着她的脖子,使劲将我抱起,随即快速给我背部垫上靠椅。她一边给我活动僵硬的双腿,一边讲述我儿时趣事。说我从小端正走路就像女兵一样,看我神色暗淡,她倏然间顿住了,以后“走”“跑”这些刺痛我的敏感字就成了她的禁语。有次我在转移中不慎跌落在地,我“使出洪荒之力”,却怎么也爬不到轮椅上,一时崩溃地“泪如雨落”。母亲进门仿佛突然有了神力,一把将我抱起放在床上。

那年父亲骤然离世,柔弱坚强的母亲却陪我读完了政法大学律师专科的学业,拿到毕业证我泪流满面。有时我午休醒来,总能看到床头柜上放的糕点与水果,那时我们只能靠一点微薄的遗属补贴艰难度日,可母亲却竭尽所能给予我最好的照顾。

有次参加“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练营”活动,与我同住一室的伤友楠,曾经貌美如花的不幸高处跌落脊椎骨折,造成高位截瘫。人生巨大的落差让她心灰意冷,十多年卧床不起,一切全靠与她相依为命的古稀老

母照顾。当楠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轮椅转移,生活自理技能逐日增强时,在那次成果报告会上,她那曾是外交官夫人的母亲,戴着眼镜一点点指点她如何写发言

想你的风

□沈成武

彩云之南,一个诗与远方的所在。关于她的文字、图片,尤其是视频,不止一次鼓满我欲望的风帆。好友的小说《去云南》,成为迷一般的致命诱惑。前年,一群在我们这个城市挖地桩的云南人,他们借宿在我家旁边的门面房里。带着猎奇的心理,和他们相处了三个多月,他们却在我的秀美云南的画布上抹了一道灰色,也促成了我下了决心,今年四月,“想你风吹到了云南”。十多天行程,我始终在赴一场饕餮盛宴,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所谓“六识”,无不满足。原本以为这一趟云南之行足慰平生,谁知,离开竟如离家,思念的饥渴越发不可遏制。

朋友邀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,因为提到了云南,仿佛扯动了心中那根不可名状的丝线,我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此行尽管少了一些具象的憧憬,我还是兴致勃勃。在去上海的动车上,得知在《安徽文学》第七期刊发了我写的那群云南打工者的散文,我的兴致一下子由勃勃而高涨起来。

活动是第六届中国龙文学奖征文大赛启动仪式。仪式以故事报告会的形式在上海徐汇区建国宾馆四楼会议室举行,我是真真切切听进去了。

上世纪70年代,一位16岁的上海中学生,下放去了西双版纳景洪东风农场,六年后回城,一番打拼,事业有成。2013年,故地重游,上海的日新月异与东风农场的“山河依旧”,深深刺痛了他。抱着为第二故乡做点实事的想法,瞄准了云南珍稀牛肝菌人工培育这个项目,十年磨一剑,终于掌握了全球唯一全套、成熟野生牛肝菌人工栽培技术,成功实现科研成果向工厂化生产的转换。

故事曲折跌宕,感人至深。习惯使然,我琢磨着为这个故事确定一个主题。

是民营企业携手科研院所助力乡村振兴吗? 宏博集团是一家上海的民营企业,与云南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发这个项目,先后投资数亿元,历经12年,建成云南景洪、贵州贞丰两个牛肝菌工厂化生产基地,不仅带动周边数千人就业,还利用农业下脚料——秸秆作为培养基,形成绿色循环经济,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,其带动与辐射作用,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,功莫大焉。

是情感反哺,增进民族团结之举吗? 云南、贵州都是多民族的省份,仅景洪一个工厂,就吸纳了傣族、哈尼族、彝族、拉祜族、白族、布朗族、蒙古族、仂佬族、苗族、瑶族、朝鲜族、傈僳

稿。母女俩在橘黄的灯光下斟词酌句的一幕,看得人暖心不已。

有时楠也会要“小脾气”,对母亲呼来唤去,言语冷苛狠戾。有次我忍无可忍便怒语诤之:“如果不是你母亲,你连活下去都难,你还那么对她,太过分了!”看她突然暴怒,对我破口大骂,她母亲含泪将我推到楼道上,摇摇手拍着我肩膀说:“别跟她计较,我女儿心里太苦了!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没人管你是否身陷图圈,你内心的伤痛只有母亲才会呵护包容。

朋友军和我同住一城,他原本是一家外企的机械工程师,突然颈椎血管瘤破裂压迫神经,造成高位截瘫。厄运袭来,妻离子幼,母亲立刻把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丢下,从农村千里迢迢赶到他身边,一边抚养年幼的孙子,一边精心照料全身瘫痪的他。同为轮椅族,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报道,我特意登门看望时,温和善良的母亲正给他喂饭,年幼的儿子乖巧懂事地在一边玩耍。日子虽艰难,但一家人毫无怨言,一个瘦小柔弱的母亲,用她的双肩撑起了儿子的一片天。

十几年日复一日,伟大的母亲“力挽狂澜”,把这个即将崩塌的家撑了起来。如今,军的儿子已上初中,军也用他的专业特长,不断研发出适用轮椅族的各种出行工具。幸运的是,他们还得到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资助。

女子本弱,为母则刚。从青春年少被命运桎梏于轮椅,每一次艰难时刻,因母亲替我遮风挡雨,才让头顶乌云散尽阳光遍洒。我内心一直深怀感恩,上天赐予我温良贤淑的母亲,她不仅让我感受到母爱的博大温暖,更是撑起我残缺人生的那片天。

想你的风

□沈成武

族、壮族等少数民族员工,人数占比超过50%。有些少数民族员工,有了技术,便开枝散叶。这既是宏博集团对第二故乡自我发展的造血机制,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维系。各民族大团结“石榴籽”效应明显。

是科技工作者追求卓越的励志诗篇吗? 纪开萍——宏博集团首席科学家、牛肝菌人工种植发明人,入职云南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时,仅是中专学历。2001年,从香蕉病虫害防治专业转行食用菌类研究,面对我国工厂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90%依赖进口的现实,这位脸色黧黑、身材弱小的“外行”,硬是在不可能的领域,创造出中国奇迹。数十年的酸甜苦辣,换来的是每天30吨鲜牛肝菌供应到老百姓餐桌上。这是这位正高级研究员的高光时刻。

是新时代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新潮吗? 宏博集团深耕房地产、能源产业数十年,建树颇丰。让人百思不解的是:他们居然打通了石油与牛肝菌之间的联系,将发展的触须从国际大都市延伸到西南边陲。他们的农业科技版图正在向湖北武汉、江苏溧阳逐步扩大,这种产业布局与战略调整,会领潮流之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吗……

我莫衷一是。报告会虽然简短,却是一部宏大叙事,不是我这个局外人仅靠一场报告会能参悟透的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,不论是做人做事,只要用心用情,都是动人的故事。倒是宏博集团董事长局主席石建极先生的一段话,给了我启示。他说:中国有这么像纪研究员这样的科研工作者,有顶级的牛肝菌,你们为什么不写呢? 宏博集团不需要广告。你们写活了他们,我们也跟着沾光。

平实真挚的话语最能打动人,如不起眼的牛肝菌。它凉拌的脆、爆炒的滑、做汤的嫩,平淡之中分明蕴含着哀牢山的流岚、澜沧江的涛声、西双版纳的风情……因此,这种清欢,更深入骨髓,更是人间至味。我相信了石先生的话,正如我相信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。

想你的风曾经吹到了云南,吹到了芒市、昆明、大理、丽江、玉龙雪山……现在,吹到了上海。历史的万状风云赋予大上海深厚绵长的底蕴,此刻,我却体验到这座大都市华丽风貌之下的亲情与温度。

离开上海,我看见东方有朵洁白的云,缓缓地飘向西南。是什么吹动它轻盈的脚步? 喔,那是我想你的风,满含敬意……